

# 大气游虹

王鼎钧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四·北京  
台湾 王鼎钧

# 大气游虹

# 京新登字(191)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气游虹：王鼎钧散文选／王鼎钧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12

ISBN 7-5057-0444-3

I. 大…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6095号

书名：大气游虹——王鼎钧散文选

作者：台湾 王鼎钧

出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印刷：北京丰华印刷厂

规格：787×1092 32开

印张：7.875

字数：163千字

版次：1994年12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1994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书号：ISBN 7-5057-0444-3/I·52

定价：6.80元

## 目 录

石头记.....	(1)
旧曲.....	(3)
那树.....	(6)
网中 .....	(10)
武家坡 .....	(14)
自然 .....	(17)
狗皮上的眼睛 .....	(21)
人头山 .....	(26)
最美和最丑 .....	(30)
洗手 .....	(36)
地图 .....	(41)
有一种艺术家 .....	(48)
(以上选自《情人眼》)	
所谓我 .....	(52)
迷眼流金 .....	(55)
一方阳光 .....	(62)

红头绳儿 ..... (70)

青纱帐 ..... (79)

(以上选自《碎琉璃》)

号圣的传人 ..... (93)

申包胥..... (114)

山里山外..... (132)

(以上选自《山里山外》)

崔门三记..... (166)

关于月饼..... (181)

他们开店..... (187)

以上选自《看不透的城市》)

大气游虹(九题)

  明灭..... (197)

  水心..... (200)

  惊生..... (203)

  如果..... (207)

  两猜..... (210)

  失名..... (213)

  山水..... (216)

  读江..... (220)

  旧曲..... (223)

(以上选自《左心房漩涡》)

山水圣贤.....	(227)
有书如歌.....	(230)
业余的散文.....	(244)

(以上选自《两岸书声》)

## 石头记

深山里有一块大石头。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像都市里的五层楼那么高。

它本来是山上的一座悬崖，经不起大地震的摇撼，滚下来，沉重地陷进了山麓下的泥土里，生了根。这是五百年前的事。

当这块岩石落下来的时候，一个山地青年正好站在那里，岩石恰好将他压倒，将他敲进地层下，将他密密地牢牢地盖住。任何人无法弄出他的尸体，只好任凭那庞大冰冷的石块做他的坟墓，做他的棺椁。

那个青年站在这里等候他的女友。

他痴痴地等一个失约的女人，直到死。五百年来，有一个人人相信的传说，说是这块又坚又硬又凶恶的大石头其实很柔软，像人体一样跳动着脉搏，如果你找到那部位，用手掌按上去，会感觉到那有规律的震颤。据说，自从它无意中杀死一个多情的青年，并且没有办法离开尸首，它的“心”就冬冬地跳个不停。

有些迷信爱情、崇拜爱情的青年男女，带着登山或打猎的装备，从远方一路寻来，张开双臂在大石上爬行。他们相

信必能找到大石头的心脏，如果他们，男的和女的，能共同感受那神秘的颤动，如果他们卧在石上，抱住那石，从大石的脉搏中受到一种洗礼、一种治疗，他们会变得既纯且专，两心不渝，直到老死。

多年来，常常有正陷于热恋中的人们，向大石要求分一点神秘的力量，或者向大石求证，来强化海枯石烂的自信。

至于这些空手而来的人能收获多少，谁知道？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后来，有一对恋人正在石下摸索，忽然又发生地震，这个又聋又盲的巨无霸向前翻了一个身，把它的两个信徒活活砸死了。

这两个人是最后的朝拜者。从那时起，至今没有游客再为大石的心肝而来。



## 旧曲

旧曲听来空遗恨。……我是太阳，我是永远不灭的火，我是光明所有者……。热血滔滔，热血滔滔，像江里的浪，像海里的涛……。旗正飘飘，马正萧萧，中国人，万古不灭，英雄无名……。昨夜，梦魂溯时间之流而上，重新出入于雄伟而古旧的合唱中，音波如浪，将他自时间的流沙下浮起。余音如丝，在他的隐意识上刺绣，余波穿体而出，绕于梁，通于夜，通入大野，大野沉沉睡去，繁星俯视下，万户各自锁住一方黑。静，静如一切未曾发生前，静如一切业已结束后。远处，第一大城的路灯，环绕守护霓虹的残烬，残烬明灭，车灯比流萤更飘忽。这不是太古，不是末日，是现代，是廿世纪。

那些歌不属于此时，那些是旧歌，旧如出土的石器。当中国的空气为它而震动不已时，它伴着大河的咆哮，峻岭的喧哗，古道的颤抖，雹击万里长地平，奔豕与雷电争路。如今，如今，第一大城由静夜中逃出，市声由百货公司逃出，寄生虫成群向都市的心脏涌进，轰轰烈烈，寻寻觅觅，海狗丸、威士忌、入场券、出境证。大楼的冷气机往外滴水，银行的电扇往柜台里面吹。高度传真，三十三转不碎塑胶长时间唱片，问你为什么掉眼泪，难道你不明白为了爱。……眼泪流

下来，流下来。……五月的风，吹在花上，吹在树上，吹在天上。……情人，情人，我怎能忘记那夜半醉人的歌声。……我将如何，我将如何。……不知是世界遗忘了我们，还是我们把它遗忘。歌声如河流，行人如载浮的蚁，任其推送，任其冲激，任其淹没。灵魂的洪水季，每个人去抓一片浮木。看那些长的脸，圆的脸，瘦骨嶙峋的脸，圆肥下垂如熟透了的柿子的脸，飘过去，飘过来。相遇一瞥，此外麻木。这些麻木的脸，或被日光灯漂白，或被霓虹灯烤黄，或被雨和泪浸硬，最后再被太阳弄干弄皱。你们何处来，何处去？昔日可曾在漫天黄尘中相逢未相识？可曾听过、可曾记得那些绝响？

你必不会忘记，那歌声好高骛远如云，坚强似铁，敏感如感光软片。从灵魂深处唱出，听入灵魂深处。唱到南，唱到北，同声相应。以幻想中的魔毡载家书，家人从全国地图上猜游子行踪。燕子，燕子，可能将我私语寄家乡，告诉那绿衣女郎。……行尽千山万水，十年不知药味，拂魏晋古碑而卧，凿冰饮河，掬月赠爱。无酒无花，无守护神，无香罗巾，有尘土云月，有稚气，有梦，有歌。歌者同为时代之神的次子，纵三十年河东面目全非，能从歌声中认出别人及自己。他永远不能忘记，不能忘记。

而今，而今，时间已远，空间已远。乡音尽改，乡梦模糊不清，陌上无花，林中无子规。人有情时间无情，眼见陋巷成通衢，桑田又变新巷，满巷的儿童转眼成为满校的大学生。三十年脱胎换骨，今我已非昨我，头发逐渐移到颞下，成为胡子，心脏从初恋的爱人那里收回来，交给循环系统的专门医生。报恩之志犹在，但已忘了施予者的姓名。那干上刻字的乔木已摧折，绿衣女郎已嫁，已老，梦醒，歌失。一身之外

无物，一身之内只有回忆。回忆最苦，最苦是对花对酒，对酒当歌，歌声咽。新曲洋洋盈耳，五月的风吹在花上，吹在树上。……不知是世界遗忘了我们，还是我们把它遗忘。……忘不了，忘不了，母亲的眼泪，爱人的红唇。往事是一笔负债，一副十字架，安得神医操刀一割，能割去人的记忆，使他单纯如婴儿，一切重新开始，不知有昨，不知有旧曲。旧曲听来空余恨。

## 那树

那棵树立在那条路边已经很久很久了，当那路还只是一条泥泞的小径时，它就立在那里；当这里驶过第一辆汽车之前，它就立在那里；当这一带只有稀稀落落几处老式平房时，它就立在那里。

那树有一点皴皱，露出老态，但是坚固稳定，树顶像刚炸开的焰火一样繁密。认识那棵树的人都说，有一年，台风连吹两天两夜，附近的树全被吹断，房屋也倒塌了不少，只有那棵树屹立不摇，而且，据说，连一根树叶都没有掉下来。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据说，当这一带还没有建造新式公寓之前，陆上台风紧急警报声中，总有人到树干上漩涡形的洞里插一炷香呢！

那的确是一株坚固的大树，霉黑潮湿的皮肤上有隆起的筋和纵裂的纹，像生铁铸就的模样。几尺以外的泥土下，还看得出有树根的伏脉。在夏天的太阳下挺着脖子急走的人，会像猎犬一样奔到树下，吸一口浓荫，仰脸看千掌千指托住阳光，看指缝间漏下来的碎汞。有时候，的确，连树叶也完全静止。

于是鸟来了，鸟叫的时候，几公尺外幼稚园里的孩子也

在唱歌。

于是情侣止步，夜晚，树下有更黑的黑暗。

于是那树，那沉默的树，暗中伸展它的根，加大它所能荫庇的土地，一公分一公分地向外。

但是，这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别的东西延伸得很快，柏油路一里一里铺过来，高压线一千码一千码架过来，公寓楼房一排一排挨过来。所有原来在地面上自然生长的东西都被铲除，被连根拔起。只有那树还绿，那树被一重又一重死鱼般的灰白色包围，连根须都被压路机辗进灰色之下，但树顶仍在雨后滴翠，经过速成的建筑物衬托，绿得很年轻。公共汽车在树旁插了站牌，让下车的人好在树下从容撑伞。入夜，毛毛细雨比猫步还轻，跌进树叶里汇成敲响路面的点点滴滴，泄漏了秘密，很湿，也很诗。那树被工头和工务局里的科员端详过计算过无数次，任他依然绿着。

计程车像饥蝗拥来。“为什么这儿有一棵树呢？”一个司机喃喃。“而且是这么老这么大的树。”乘客也喃喃。在车轮扬起的滚滚黄尘里，在一片焦躁恼怒的喇叭声里，那一片清荫不再有用处。公共汽车站搬了，搬进候车亭。水果摊搬了，搬到行人能悠闲地停住的地方。幼稚园也要搬，看何处能属于孩子。只有那树屹立不动，连一片叶也不落下。那一蓬叶子照旧绿，绿得很问题。

啊！啊，树是没有脚的。树是世袭的土著，是春泥的效死者。树离根根离土树即毁灭。它们的传统是引颈受戮，即使是神话作家也不曾说森林逃亡。连一片叶也不逃走，无论风力多大。任凭头上已飘过十万朵云，地上叠过百万个脚印。任凭那在枝桠间跳远的鸟族已换了五十代子孙。任凭

鸟的子孙已栖息每一座青山。当幼苗长出来，当上帝伸手施洗，上帝曾说：“你绿在这里，绿着生，绿着死，死复绿。”啊！所以那树，冒死掩覆已失去的土地，作徒劳无用的贡献，在星空下仰望上帝。

这天，一个喝醉了的驾驶者以七十哩的速度对准树干撞去。于是人死。于是交通专家宣判那树要偿命。于是这一天来了，电锯从树的踝骨咬下去，嚼碎，撒了一圈白森森的骨粉，那树仅仅在倒地时呻吟了一声。这次屠杀排在深夜进行，为了不影响马路上的交通。夜很静，像树的祖先时代，星临万户，天象壮严，可是树没有说什么，上帝也没有。一切预定，一切先有默契，不再多言。与树为邻的一位老太太偏说她听见老树叹气，一声又一声，像严重的气喘病。伐树的工人什么也没听见，树缓缓倾斜时，他们只发现一件事：原来藏在叶底下的那盏路灯格外明亮，马路豁然开旷，像拓宽了几尺。

尸体的肢解和搬运连夜完成。早晨，行人只见地上有碎叶，叶上每一平方公分仍绿。绿世界的残存者已不复存，它果然绿着生、绿着死。缓缓的，路面染上旭辉；缓缓的，清道妇一路挥帚出现。她们戴着斗笠，包着手臂，是树的亲戚。扫到树根，她们围着年轮站定，看那一圈又一圈的风雨图，估计根有多大，能分裂成多少斤木柴。一个她说：昨天早晨，她扫过这条街，树仍在，住在树干里的蚂蚁大搬家，由树根到马路对面流成一条细细的黑河。她用作证的语气说，她从没有见过那么多蚂蚁，那一定是一个蚂蚁国。她甚至说，有几个蚂蚁像苍蝇一般大。她一面说，一面用扫帚划出大移民的路线，汽车的轮胎几次将队伍切成数段，但秩序毫不紊

乱。对着几个睁大了眼睛的同伴，她表现了乡村女子特殊的丰富见闻。老树是通灵的，它预知被伐，将自己的灾祸先告诉体内的寄居者。于是小而坚韧的民族决定远征，一如当初它们远征而来。每一个黑斗士离巢时先在树干上绕行一匝，表示了依依不舍。这是那个乡下来的清道妇说的。这就是落幕了，她们来参加了树的葬礼

两星期后，根被挖走了，为了割下这颗生满虬须的大头颅，刽子手贴近它做成陷阱，切断所有的动脉静脉。时间仍然是在夜间，这一夜无星无月，黑得像一块仙草冰，他们带利斧和美制的十字镐来，带工作灯来，人造的强光把举镐挥斧的影子投射在路面上，在公寓二楼的窗帘上，跳跃奔腾如巨无霸。汗水赶过了预算数，有人怀疑已死未朽之木还能顽抗。在陷阱未填平之前，车辆改道，几个以违规为乐的摩托车骑士跌进去，抬进医院。不过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日月光华，周道如砥，已无人知道有过这么一棵树，更没有人知道几千条断根压在一层石子一层沥青又一层柏油下闷死。

## 网中

晒网的日子，一张又一张渔网在木架上挂好，这个渔村联那个渔村。海水把粗实的网浸黑，腌重，厚沉沉垂下，挺直。这是青山的发网，大海的坐标，渔家的长城。这是透明的长城，有方格的长城，有带盐的海风，不见烽火。

他们的家在长城里，太阳和风来自长城外。落日把晚霞烧红，强风把挂着的网鼓起，好像网裹住了晚霞落日，裹住一团炽烈，好像那火球满网挣扎，企图将网绳烧断。风将那一团炽烈吹旺，苍茫大海浇不息那燃烧，烧得那一方格一方格更透明，网索更黑，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正是这样，网去捆网中人的生之欲，去捆岩浆，去捆无定形的浪花。

那网再被掷回海里，敲破水面，敲破有白纹的蓝黑色大理石，当一方格一方格的青天压下来，新肥的鱼惊跃，水花鳞光，一时成鼎沸的银炉。渔人的女儿是最精美的海产，她是丰满的，裸露的，紧紧裹在海上的劲风里，裹在高密度的水分子里，裹在渔郎们交缠的目光里。交缠的目光织成另一种网，她是另一种鱼。这是网的世界，成排的树影纵横如网，鱼塭里的竿交叉成网，涟漪荡漾，礁石斑剥，都带网的形状。鱼无所不在，网亦无所不在。乱发遮面时网罩在她的头上，



万念交集时，网黏在她的心上。网啊网，鱼无所不在，网亦无所不在。网啊网，她属于你，你属于一方格一方格的透明，每一方格属于碧海青天，海天属于不可知。

这天，晒网的日子，沙地上，隔网走来几个打着花绸洋伞、把高跟鞋和尼龙袜提在手里的女人和几个戴黑眼镜戴鸭舌凉帽的男人。他们很喜欢这长城般的网阵，举起照像机，不断照那一系列，照那网眼后面龙钟的老太太，照网后的大海，那青濛濛的海，那使人看到太广太远的地表面、看到地表面的摇动骚乱而觉得恐惧的大海。男女老幼从渔村里跑出来看他们做什么，他们把看热闹的人一并照进去，并且特别要求一群五岁到七岁大的孩童们站在网的阴影里。不打渔的人也这样喜欢渔网吗？他们何不买一张大网带回家呢……

窃窃私语未已，没想到那个从远方来的女人动手脱下本来就穿得很少的衣服，而且毫不迟疑地脱光，面对观众如面对空气。除去一切遮蔽之后，她显得很美丽。在镜头前，她背向海与天，双手攀网，做出因为不能越网而过痛苦焦急的表情，好像后面有噬人的海怪。这动作重复了十几次，直到她表演成生命意志受阻的象征。稍稍休息，他们又把一丝不挂的人体放进一个兜形的吊网里，视她为刚从海中捕到的鱼，她在网中俯着、蜷着、蜷曲着，又像死掉一样挺着，臂和腿把网撑出不规则的角来；最后她在网中像突围的鱼奋身跃起，让相机捕捉她在网底腾跃的刹那，成为人类处于困境和对命运抗争的象征。经过反复表演，她太累了，累得由同伴把她从网中抬出来，裹在浴巾里，放在阳伞下的沙滩上，喂她喝带来的可口可乐。这件事不能不轰动，渔人们为